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tk1902617@hotmail.com

# 鵬的翅膀

□陸春祥

## 1、

我面前就是鵬，我和它近距離對視。它靜臥在舟山群島靠西的海面上，它不是一隻鳥，它是一座島，叫大鵬，只有四平方公里，它和金塘大島只相隔一條兩百米的內海峽。

在我未登島很久前的某一天，一八三五年的某一天，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一行就到了金塘。他們在海灣的北邊登陸，進入城鎮。他們發現，這裏的人民異常友好，傳教書籍很容易散發，發放速度也極快，婦女走過來索要書，小孩子們跟着走了很長的路，也求着要書。他們踩着鵬的翅膀上了大鵬島，一邊走，一邊散發傳教書，好多人都從田裏跑過來，急切地想拿到書，把書當成了很寶貴的財寶。

顯然，麥都思有些洋洋得意，他在為自己傳教的成功而興奮，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那時的中國農村，絕大部分百姓，沒有見過外國人，驚異度不亞於看到外星人，看着蝌蚪形文字，他們只是好奇而已。

但麥都思們，發書傳教只是一個幌子，他們另外還有重要任務，名曰考察當地的地理環境和風土人情，實際上是對清政府進行軍事窺探。

這是英國人的一貫做法，他們在積聚力量，等待時機。

一七九二年九月，著名的大英帝國馬戛爾尼使團，打着為乾隆祝壽的旗號，駕駛着「獅子號」軍艦、「克拉倫斯」號商船等龐大船隊，浩浩向大清國而來。一七九三年六月下旬，舟山成為船隊的第一個登陸地。使團副使的兒子小斯當東，這個小中國通，他寫有《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對定海縣城的觀察就很直露：

城牆高三十呎，高過城內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城牆上每四百碼距離即有一方形石頭砲樓。胸牆上有槍口，雉堞上有箭眼。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砲之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門是雙層的。城門以內有一崗哨房，裏面住着一些軍隊，四壁掛着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英國人踏在定海的土地上，新奇至極，他們將之喻為東方的威尼斯，美麗的海邊古城，定海的山山水水，盡然攝入眼中。當然，清帝國的軍事處於什麼水平，他們的心裏也一下子有了底。

即便人家懷着狼子野心，乾隆依然微笑迎賓，他下令：「遇有英吉利貢使到境，不動聲色擺列隊伍，妥為照料。」呵，這是面子問題，也是軍事實力的象徵。

於是，各地官員不敢怠慢，舟山總兵就派了警衛，陪同斯當東一行遊覽，無數好奇的群眾，爭先恐後圍着洋人，真正的西洋景啊。這位總兵，唯恐接待不周，怕丟了烏紗帽，盡心盡情招待，連着接見使團兩次。

儘管斯當東並沒有寫出這位總兵的名字，但法國現代作家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一書裏，還是將他找了出來，我佩服他研究得如此深入。此總兵叫馬瑀，這馬大司令（總兵為二品武官），因為有事情瞞着沒報告，後來還受到了皇帝諭旨的譴責。

乾隆是怎麼知道的呢？他也是多心，他早就防着英國人，中國人、英國人，全監控。

總兵，平淡的武官名，但在鴉片戰爭史上，卻成了一個光輝照耀的詞語。名詞即將誕生。

## 2、

英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終於失去耐心。

因為他們牢記馬戛爾尼對清朝的判斷：極其虛弱，「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在被林則徐燒掉兩萬箱鴉片後，一八四〇年六月，英國軍隊全副武裝來攻打這艘爛艦了，他們拿廣州沒辦法，掉頭北上。

六月二十三日，英國軍艦直逼舟山。舟山鴉片戰爭遺址公園，位於定海城西的曉峰嶺上。我站在二層台觀前。前面是一片海，幾座山頭，那些山頭都是小島。公園腳下，是大片的城區，樓房林立，這些街區呀，一百七十多年前，還是一片海，英軍的炮艦，當年就泊在那些山頭附近，向遺址這邊炮擊的。這種老城牆，正如斯當東描寫，不是太高，也不那麼堅固，炮彈一炸，就會有缺口。

英軍有強大的自信，他們相信自己的船堅炮利，打掉這座小縣城，還不是像捉鳥那麼簡單呀，即便大鵬，也十拿九穩。海軍司令伯麥，要求定海知縣姚懷祥投降獻城，自然被嚴正拒絕。

七月五日下午至七月六日，中國軍民的英勇不屈像快鏡頭一樣在我眼前閃現：水師總兵張朝發，負傷落水遇難；姚知縣帶領部隊守城抵抗，受傷，投梵宮池殉難；典史全福被俘不屈，罵賊而死；中營書記李昌達投池殉難，其妻房氏也效夫殉難；

定海城中許多不願受辱的軍民，紛紛以身殉國。

第一次保衛戰結束，定海淪陷。我走進紀念館後面的三忠祠，小廣場上，高大的御碑迎面而立，道光皇帝以無限悲壯的口氣寫下了告全國軍民書，主要意思為：我們以萬分悲痛的心情，紀念三總兵的為國捐軀，這場戰鬥，悲壯慘烈，葛雲飛所帶部隊，表現尤其突出，我們要對犧牲的總兵，安排好後事，安撫好他們的家人，待定海收復後，建立總兵祠以作永久紀念。

三忠祠內，皇帝書寫的「忠盡可風」匾額下，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各自坐立，塑像雖和顏悅色，神光可鑒，但仍然可以讀出各自不屈的神情，我似乎聽到了他們在硝煙中的奮力指揮和大聲呼喊。

是的，第二次定海保衛戰，從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始，整整六天六夜，是中國軍隊抵抗最壯烈的一次，一天連亡三總兵，參戰的五千八百名士兵，基本陣亡，全國震驚，世界也為之注目。

葛雲飛，葛總兵，用他的鮮血凝聚成了一首抗擊英軍的壯歌。我去過蕭山進化，葛雲飛的老家。在進化的山頭埠村，有兩處舊居，都建於清晚期，一處宮保第，一處葛氏宗祠。葛雲飛就出生在宮保第。正房五間，二層，帶兩間廂房，簡單不豪華，江南農村典型的民居。而葛氏宗祠，則是葛年少時的讀書地，也不大，門廳進去是正廳，然後是廂房。宮保第和舟山的總兵祠，都有一塊大青石，兩隻淺窩作抓手，重達三百斤，據說是葛練武時用的舉重物。

嘉慶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三十歲的葛雲飛，考中武舉人，道光年間中武進士，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官至定海總兵。葛從小受的教育，就是精忠報國，所以，武將不怕死，他這個有文化的武將，臨到緊要關頭，總是衝在最



資料圖片

前面，毅然點着火炮，轟斷英艦的桅杆，打響了第二次定海保衛戰的第一炮。

戰鬥異常慘烈，陣地紛紛失去。求援無果，腹背受敵，英軍步步緊迫。葛總兵帶着最後的兩百士兵，手持利刃，退至竹山門，與英軍近身肉搏。雖勇猛無比，身先士卒，但經不住如蟻英軍圍攻，葛先後身中四十多刀，如一隻折翅的大鵬，最後墜崖身亡。

此後的定海，深陷英軍的管治，長達五年多。

英國人將他們的佔領地，描述得像花一樣美。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英國《泰晤士報》有個記者這樣寫：

金塘島及附近島嶼非常肥沃，植被茂盛，山上到處是竹林和灌木叢，有杜鵑花和其他美麗而鮮艷的野花。——有許多整潔的泥牆茅草屋和少數紅磚房組成的小村莊，隱匿在山谷中繚繞的裊裊炊煙之中，從陸地上吹來的新鮮芬芳的微風，還傳來鳥類的各種婉轉啼鳴聲，就連單調枯燥但歡快高昂的青蛙鳴叫聲，也給浪跡天涯的游子帶來喜憂參半的思鄉之情。

這記者，在別人的土地上如此思鄉，實在有點矯揉造作。不過，數百年後，我確實深深震撼，描述所言不虛，金塘島、大鵬島，都有一種安詳的美，天空湛藍，日光和暖，山靜海平，不急不躁。彼時，大鵬港邊，日夜停泊着的英艦英船，鈴聲、警報、炮彈聲、號角聲此起彼伏，而大鵬島，卻椎心無淚，只有靜默療傷。

## 3、

積貧積弱，一去不復返，大鵬開始振翅。

在舟山國家遠洋漁業基地，我看到了許多停泊着的，比大鵬大得多的巨輪，遠洋運輸大船。一溜藍色貨卡，整齊排列，在等着卸貨，乳白色的包裝，沉甸甸的，在四月的暖陽裏泛着寒氣，這些都是遠洋捕撈來的海產品，到基地還要深加工。

海產品差不多就一個品種，魷魚。舟山遠洋，有五百多條船，佔全國的五分之一，但魷魚產量，卻佔全國遠洋捕撈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就是說，舟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魷魚第一市。

我很好奇，舟山並不產魷魚，為什麼會成全國第一？魷魚的故事一定有趣。基地的總經理助理，吳布偉，一個精幹的中年人，顯然是遠洋的專家，遠洋的故事，他裝了一肚子，他向我們如數家珍：

魷魚營養價值極高，富含高密度蛋白質，一年生，也就是說，你不捕，它也要死去。我們捕魷魚，主要在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三大海域。遠洋捕撈，是國家戰略，我們是在為國民提供蛋白質。遠洋捕撈船，就是流動的國土，在公海上捕撈，風險也有很多，海況、涉外、政治、市場，等等，都要我們用機智去化解，但國家強大了，我們漁民心裏還是踏實的。

我訪問了兩位捕魷船長。陸亨輝，浙普遠九八號的船長，敦厚結實。他的船，有九百噸，已經屬於捕撈大船了，多的時候五十來人，少的時候，只有三十來人，常年在大西洋和南太平

洋之間奔波，差不多要兩年回來一次！我第一次知道，魷魚不是捕的，而是一條一條釣上來的。陸船長的船，機器釣和手釣都有，以機器釣為主。大的魷魚，有數百公斤，小的只有一兩斤重。

陸船長：「海域不一樣，魷魚的味道和價格就不一樣，阿根廷魷魚最貴，可賣兩萬多一噸。」

聞此，我「呀」的一聲，算一下，一斤魷魚也只有十來塊錢啊，「工人的工資怎麼算呢？」

「兩千塊一噸，釣一斤，一塊錢！」我感嘆，風裏來，雨裏去，長年生活在大洋上，這魷魚的成本應該不低，但我們吃到的魷魚，也就十來塊一斤。

張軍磊，浙普遠六〇〇三號船長，高個精明。他的船，只有二百八十噸，二十來人，每次出海六個月左右。如果是去日本海，十天就可到達。因為全是手釣，一個人一天也只要一、兩百公斤的量，半個月左右卸一次貨。他們釣的，都是一斤左右的小魷魚。

手釣，並不是我們看到的休閒釣，那是修身養性，悠遊得很，而釣魷魚，卻苦累，好多時候，都是晚上釣，每人一個位，一蹲數小時。

「辛苦程度？」張老大搖著頭笑笑，「你們自己可以想像的。」

是的，不要說遠洋釣魷辛苦，即便我們全副武裝走進魷魚深加工車間，看着那不停分揀工人的雙手，也感到十分不容易。從剝魷魚片，到做魷魚餅，再反覆過水加層冷凍，最後切成圈團裝箱，發往全球各地，工人們緊張得一刻也不停。

在成品車間，我仔細看了幾隻包裝箱上的藍色印刷字：單凍魷魚圈，發往阿爾及利亞。發往地還有埃及、俄羅斯、西班牙、韓國等，哈，好多國家呀。陪同的公司領導說，他們的產品，遠銷全球近九十個國家和地區。

俯瞰舟山國家遠洋漁業基地規劃藍圖，恰似一隻展翅的大鵬，兩翼已經鼓足張開，向東方而去。

## 4、

海島上來了一列長長的綠皮火車。這一長列火車，有八節，靜臥在南洞漁村的村口，實在有點讓人驚奇。白底黑字的方向指示牌標着：南洞至嘉峪關。

嘉峪關，古代絲綢之路的要塞，在遙遠的西部，這長車，它的志向，是要跨過海，從南洞奔向遠方。

在我看來，這列車，雖為旅遊產品，卻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啊，列車就如海島的翅膀，它一直想要飛翔的。

南洞是定海白泉鎮下邊的一個村，剛剛，我聽到了最新消息，舟山跨海鐵路指揮部已經設立，白泉，就是終點站。

我們都很興奮，這舟山島，剛成為國家自貿區，又快要通火車了。

遠洋漁業，海洋綜合開發，都是島的巨翅，這飛馳的火車，島的另一翅。有了雙翅，大鵬再也不會靜默了。大鵬振動着滄桑而沉重的雙翅，背負着時代賦予的強大使命，騰飛萬里，一直飛向遠方，更遠的遠方。

·陸春祥，中國作協會員，一級作家，浙江省散文學會會長，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隨筆集《病的了字母》、《字字錦》、《樂腔》、《筆記中的動物》、《筆記的筆記》等。作品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上海市優秀文學作品獎等。

## 日晷

——公園素描（外二首）

□陳德錦

孤零零的枋柱  
站在陽光下  
卻已像日晷  
影子繞了半圈  
一個小孩好奇地  
抓住枋頭  
搖啊搖的  
彷彿撐着一枝葉  
要把小船搖到天邊  
長椅上那老人  
依然閉上眼睛  
他看見了  
自己的童年

## 蘋果

大葉紫薇  
扔下了一地蘋果  
膠住路人的鞋底  
走不動了  
就讓身邊這紫衫姑娘  
更顯身姿  
索性站成  
一株灰樹吧

## 投影

白日依山盡  
餘光把路標和樹柙  
投在乳白色的圍牆上  
不用按鈕  
就列印成一幅素描  
這樣高的解像度  
那從辦公室走出來的人  
拿著手電  
垂頭走過

·陳德錦，香港詩人、作家。著有《愛鳥的人》、《疑問》、《盛開的桃金娘》等。



## 蝸角之歌

□曾偉強

誰在凝望這座城市  
未聞鼙鼓便撞上夏夏  
紅棉跟櫻紅爭艷  
新線與黃落同方  
分不清是汗水還是淚滴  
灑過七色街衢  
而蒼白商場  
獨行永遠的冬令  
緊閉着心扉  
鎖住秋色如金

誰在鳥瞰這堆浮土  
蒼莽深墨而四方易位  
野馬揚揚碧空  
塵埃乘着丹氣  
歲華五彩已然失序  
期待魔術師的畫筆  
將芳春玄冬重新抹上  
只是調色板的油彩  
被誰偷走了  
在這個豪華世代

誰在俯視這顆藍色星球  
氣候暖化冰川崩解  
海水上升板塊挪移  
烈焰在咆哮 旱澇成常態  
混冥中的毫芒  
飛越銀漢直瀉九天  
而澆不去觸鬚之火  
誰在顫抖 誰在呻吟  
誰在淌血 誰在對泣  
在蝸角上那點微塵

·曾偉強，香港詩人，作家。著有《想飛》、《藍巴勒隨筆》、《吐露港的星空》等。



## 致下一代

□李超

像我們想要的  
在年少的時候  
無論有許多憂傷的過去  
都決定把它們  
化作凝望  
一如海邊的礁石  
凝視璀璨的浪花  
地終日的默默  
不是因為空虛無物  
而且變化得如此之快  
還沒來得及湧上唇邊  
就已經從腦海中消失了  
或者如同海邊的貝殼  
生而後死，散而重生  
在一片片土地上  
循環

·李超，工程博士，註冊科學家，現居香港。

